

(一) 我说我放过牛，许多认识我的人可能会不信。他们总觉得我是地道上海人，可能连农村生活的经验也没有，怎么会放过牛呢？

然而，我童年时确实短暂地放过牛。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爸妈在贵州支内，在遵义附近山间的3417医院工作期间。关于这事，和许多童年时的记忆一样，我只记得一些断片式的场景。后来，连我自己都怀疑，这是否出于我的梦境或想象，但后来我爸证实了这件事。

那天我们在讨论我是否在贵州上过幼儿园。关于这事，我和我爸的记忆有出入。我记得是我爸送我去过一天，然后我在那里哭闹了一天，第二天我爸不舍得再送，就让我在外面游荡了。我爸则说我一天都没有去过。他那天抱着我走到医院门口，打算送我去幼儿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跟着他或我妈，他们无法上班，当时派驻医院的军代表也不允许。这时我跟他讲，“你不好硬送的哦”，他就心软了。于是我一扭身从他身上下来，就跟着包月珍去放牛了。

我问他包月珍是谁，他说是手术室的护士长。关于这位护士长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我说，“护士

长怎么会去放牛？”

我爸叹气说，“那个时候，啥事都有可能。”

虽然我不记得那位带我(很可能还有其他孩子)去放牛的孩子了，但我还记得大清早就起床，在晨曦中去把牛从牛棚里牵

出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面对这些庞然大物时内心的恐惧。那都是些黄牛。和它们相比，我这个瘦弱的小孩太微小、太无力了，但它们在欺负我，还会听我支使，被我牵着鼻子走，这是让我感到很神奇的一件事。牛真是很温柔的生物啊！

我开始拉牛的缰绳，还小心翼翼的，不敢用力，怕弄疼了它的鼻子，它会发脾气，后来发现不行，力用得轻了牛没感觉，还真得用力气去拉，牛才会跟着你走。

我们带牛出去吃草，有一次吃完草往回走的时候，我记得有人，大概就是那位护士长吧，还把我举了起来放在牛背上。骑牛没有我想象中的舒服，牛，其实是很不舒服，因为在走路的时候，它的两肩会一上一下地动得很厉害，人坐在上面也会一歪一倒。所以，那舒适地坐在牛背上吹笛的牧童，完全是出于画家的想象吧。

贵州黄牛其实很少，一般农民养的都是水牛。这批黄牛后来结局怎样，我不知道。应该是最终被食堂里杀了做了全院职工的伙食，这也是医院把它们采购来的目的吧。然而我没有看到。

(二) 我亲眼看到杀的，是后来比较大一些的时候，医院里买来的水牛。水牛和黄牛有许多不同。水牛皮黑色，黄牛黄褐色。水牛有一对长角，呈弧形往后弯；据说黄牛也有长角的品种，而我放过的那些黄牛角是直直的，很短。

这牛买来后，会先在食堂门口系几天，然后就会请专门的杀牛人。

杀牛时，会把牛四蹄一捆捆倒。杀牛人持一把杀牛刀，前面是一片竹叶形的尖刀，当然是竹叶的好几倍大，后面是一根细细长长的金属刀柄。杀牛人在牛的脖子根部、胸口上面摸到一个部位，一刀捅进去直达心脏，然后血就汩汩流出，在食堂门口的那片柏油路面上流一大片，一直流到中心花坛那里，流到排水沟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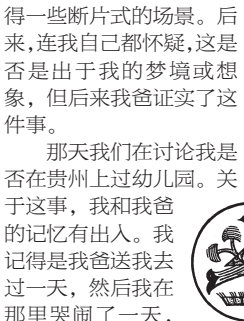
我那时惊讶于一头牛的身体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血。过了好几天，走过食堂门口，地面上还是一大片的暗红色。

许多年后，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读到第五幕第一场，在与丈夫合谋，杀死了国王邓肯之后，麦克白夫人发了疯，梦游中说，“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这时我就在想，杀牛也一样啊！

春日遥想一头牛

一个支内家属的回忆之二

谈瀛洲



梁杆子，慢慢地反刍。它们也不总是吃这个，会有小孩带它们去山上吃新鲜的草。夏天吃完草，还会带它们去河里泡着。既然叫水牛，就说明它们爱水。

夏天我们小孩会去小河里游泳，一般是在有水坝的地方，那里水深一些但又不太深。水牛也会被当地小孩们牵去那里。我们在水中喧闹嬉戏着，水牛就静静地浮在我们旁边看着我们，带着宽宏与温和的眼神，偶尔会扇一扇耳朵，眨巴一下它们的大眼睛。这时我注意到，它们其实是有眼睫毛的。喜欢叮它们眼睛的苍蝇，即便这种时候也没有全部飞走，只是少了些。它们无所事事地泡在水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一泡就是老半天。用现在的话来

说，真是“岁月静好”。

这些牛悠闲地走过医院旁的公路，在石子路上，留下一大堆一大堆的粪便。这些牛粪上除了苍蝇，有时还会有一种小的金龟子，甲壳反射出青蓝色的金属光，很漂亮。

只有在春天播种前，才是水牛效力的时候。我看过它翻耕秋天收割过、已经休息了一个冬天的水稻田。去年留下的稻茬已经完全腐烂。这时的水牛套上了犁，拉动犁身，农民在后面扶着犁，手里挥着鞭子，但这鞭子多数时候只是给牛指示走向，并不是打在它身上。水田里潮湿肥沃的泥土，在犁铧前像奶油一般分开。在满是齐膝深的烂泥的水田里，水牛行走如飞，简直是生龙活虎。

去年，不幸生病住进了医院，却认识了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蔡爷爷，比我还大四岁，近一百岁了。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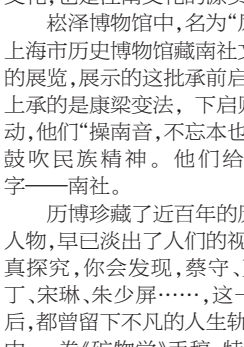
首先是他的胃口好，我老看到他在吃东西。打起电话来声音很响，跟家人、朋友经常通话。

我写过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蔡爷爷，胃口了不起，刚吃完苹果，他又吃生梨，刚吃完栗子，又吃花生米，吃出一个大肚皮。”

不过临分别时我还是劝他少吃零食，保护身体。只怕他看到了零食，嘴巴忍不住。

记病友蔡爷爷

任溶溶



这是一份《复报》的投稿文稿。《复报》，1906年由南社高旭、柳亚子创办，是一本宣传爱国、开启民智的刊物。这篇《矿物学》作者已不可考，但就其内容看，观念已远领先于一般人，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的视野也因此可知。展品中还有不少南社社友的书画真迹，其中尤为可观的是《寿黄雅集诗册》。诗册是由被称作南社四剑的社友潘声汇编而成，“寿黄雅集”指的是纪念诗人黄仲则诞辰的雅集，黄仲则是黄庭坚的后代，清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其诗惊才绝艳，颇为南社人所景仰。诗册汇聚南社社友潘声、黄宾虹、王蕴章、汪兰皋、徐仲可、胡朴安，以及文化名流吴昌硕、周梦坡等的题诗、题词，所用笺纸亦极为雅致。

这也是一份《复报》的投稿文稿。《复报》，1906年由南社高旭、柳亚子创办，是一本宣传爱国、开启民智的刊物。这篇《矿物学》作者已不可考，但就其内容看，观念已远领先于一般人，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的视野也因此可知。展品中还有不少南社社友的书画真迹，其中尤为可观的是《寿黄雅集诗册》。诗册是由被称作南社四剑的社友潘声汇编而成，“寿黄雅集”指的是纪念诗人黄仲则诞辰的雅集，黄仲则是黄庭坚的后代，清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其诗惊才绝艳，颇为南社人所景仰。诗册汇聚南社社友潘声、黄宾虹、王蕴章、汪兰皋、徐仲可、胡朴安，以及文化名流吴昌硕、周梦坡等的题诗、题词，所用笺纸亦极为雅致。

距上海青浦县城约四千米崧泽，是现考上海地区最早有人类定居的地方，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被称为“上海之源”。2014年建成的崧泽博物馆，展示着“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井、上海第一稻”，而由它们代表的这一段古老文明，被称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是一支承上启下的文化，也是江南文化的源头之一。

崧泽博物馆中，名为“风流余韵——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南社文物、文献展”的展览，展示的这批承前启后的文化人，上承的是康梁变法，下启则为新文化运动，他们“操南音，不忘本也”，保存国学，鼓吹民族精神。他们给自己一个名字——南社。

历珍珍藏了近百年的历史原照上的人物，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如果认真探究，你会发现，蔡守、夏昕渠、费龙丁、宋琳、朱少屏……，这一串名字的背后，都曾留下不凡的人生轨迹。众多展品中，一卷《矿物学》手稿，特别引人注目，

陈颖

相逢六千年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陈颖

雷神的喜悦



爱你忠勇的霹雳闪光 / 点亮我的童话梦想 / 一份雨后的无言情书 / 寄往彩虹隐约的地方 / 背起你留下的五彩风箏 / 放飞我的未来期望

画并诗 李磊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雷神的喜悦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沈琦华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帕慕克路过滇池路

掌心光芒

黄睿钰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掌心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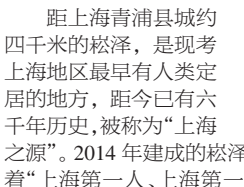


美人如花隔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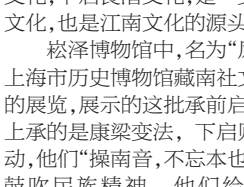


疑是玉人来

(篆刻) 王鸿定



王鸿定



王鸿定

王鸿定